



每个杀手都想取代伯恩，成为世上最强！
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，杀了他！

伯恩的传承

[美] 罗伯特·陆德伦
艾瑞克·范·勒斯贝德 著
彭临桂——译

THE BOURNE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THE BOURNE LEGACY

BY ROBERT LUDLUM
ERIC VAN LUSTBADER

伯恩的传承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伯恩的传承 / (美) 陆德伦 (Ludlum, R.), (美) 勒
斯贝德 (V. Lustbader, E. V.) 著; 彭临桂译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208-09951-7

I. ①伯… II. ①陆… ②勒… ③彭… III. ①惊险小
说—美国—现代 N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5035 号

责任编辑 肖 菲
封面设计 蔡南昇 design.cola@mzk.com.tw
版式设计 hansey



世纪文景

伯恩的传承

[美] 罗伯特·陆德伦 著 彭临桂 译
[美] 艾瑞克·范·勒斯贝德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[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]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
插 页 3
字 数 366,000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9951-7 / I · 895
定 价 39.00 元

【导读】

迷魂杀手与惊悚大师：

关于罗勃·陆德伦和“神鬼”系列

灰鹰爵士谭光磊（陆德伦中文版权代理人）

美国小说家罗伯特·陆德伦的代表作“伯恩”系列三部曲，完成于他写作生涯的巅峰时期（一九八〇——一九九〇），却整整迟了二十多年才登陆中国。如今大师已经辞世，“伯恩”三部曲被重新搬上大银幕，在好莱坞电影人的巧手刻画下，重新赋予了后现代的生命。小说中文版在此时推出，自是别具意义。

不过，看着那一本本厚重的“伯恩”系列小说，我不禁要怀疑，在这个阅读高度速食化，凡事讲求简单明了的当下，陆德伦的小说会不会显得陈旧过时、跟不上类型小说的发展脚步？更何况“伯恩”系列成书于美苏冷战的遥远年代，对我们来说，会不会太过陌生而事不干己？

结果当然是我杞人忧天。陆德伦的节奏之明快、布局之严密、剧情之峰回路转，即便在当代依然没有对手。他确是谍报惊悚小说的一代宗师，当之无愧。我趁着台风天的假期一口气读完，合上书页还觉得喘不过气，八〇年代的读者看了，岂不都要心脏病发？

现代惊悚间谍小说之父

在陆德伦之前，间谍小说是英国人的专利：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约翰·布肯（John Buchan）、艾瑞克·安卜勒（Eric Ambler）和毛姆

(Maugham)，到冷战时期的格雷厄姆·格林 (Graham Greene)、伊恩·佛莱明 (Ian Fleming) 和约翰·勒卡雷 (John Le Carré)。他们根据自己的情报工作经验，用严肃或通俗之笔，写出了间谍世界的尔虞我诈，也说明英国早在美国之前就建立了完整情报体系的事实。

一九七一年，陆德伦出版了第一部作品《纳粹档案》 (*The Scarlatti Inheritance*)，精装版销售平平，平装版上市后却跃登排行榜，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三十年的畅销作家生涯。相较于勒卡雷的深沉与批判，演员出身的陆德伦更强调通俗和娱乐性，尤其重视悬疑气氛的营造和戏剧效果。说他是“美国的伊恩·佛莱明”可能更为恰当，但那未免又有些窄化了他的创作宽度。

被公认为现代惊悚间谍小说的创始人，追求市场导向的陆德伦注定要承受诸多文学技艺上的批评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，他繁复精湛的布局、阴谋论至上的剧情、夸张的写作风格乃至命名习惯，都对后代作家有着无比的影响力。简单来说，他开创了“小人物遇上大阴谋”的架构，往往让平凡人物卷入跨国集团的阴谋之中，在最不可能的险局里展开反击。他的“The+人/地名+名词”的标准书名结构，至今仍是许多作家的奉行圭臬。

不说别的，就拿《达·芬奇密码》做例子，从书名 (The+Da Vinci+Code)、主角 (原本与阴谋无涉的学者) 到跑来跑去的国际场景，都有十足陆德伦的影子。丹·布朗也从不讳言自己受陆德伦影响很深，他在官方网站上列出的十本最爱书单里，就只有《伯恩的身份》一本出自现代作家之手，更直言自己最喜欢“斯坦贝克的叙述、陆德伦的情节布局和莎士比亚的文字游戏”。从写奇幻改写科技惊悚，这两年结合宗教和历史悬疑而大红大紫的詹姆斯·罗林斯 (James Rollins)，同样也是看陆德伦作品长大的徒子徒孙。

未完成手稿由后人捉刀

陆德伦死于二〇〇一年，没能赶上“谍影重重”电影上映。早在九〇年代初，他便对经纪人亨利·摩里逊 (Henry Morrison) 说过，希望死后能够留名，因为自己“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作和建立读者群”。其实，他根本不必担心名声随风而逝，他那二十几巨册作品，两亿五千万册的天文数字销

量，以及三十余种外语翻译版本，早就可以确保他的名字流传下去。

那是虚荣，也是创作者最卑微的想望。他只是想被阅读、被记得，让作品在自己死后依然拥有生命。总之，陆德伦的家人、律师、经纪人和出版社研拟了一个计划，大体上以安德鲁丝（V. C. Andrews）的出版模式为基础，在他去世后持续推出新作。安德鲁丝是八〇年代的家族小说畅销天后，在她一九八六年过世后，家人找来写手持续创作类似风格的作品，挂名出版，居然也畅销至今。

陆德伦死后的出版计划与安德鲁丝很类似，但不论规模或市场表现都远在后两者之上。安德鲁丝的作品仍以平装市场为主力，而且仅限于文字出版。陆德伦则早就拥有动辄百万的精装销量，经纪人更把触角伸到改编影视和电子游戏等媒体。

二〇〇一年，陆德伦的最后遗作《终战条约》（*The Sigma Protocol*）出版，之后出版社仍以每年一本的速度，推出新的陆德伦小说，包括未完成的手稿加工成书、仅有大纲再由后人写成甚至仿效其风格的全新创作。到目前为止，已有《詹森密令》（*The Janson Directive*）、《冷战叛逃》（*The Tristan Betrayal*）、《狂人警讯》（*The Ambler Warning*）和《创世机密》（*The Bancroft Strategy*）四部。

好友接手“伯恩”续篇

二〇〇七年七月底，就在“谍影重重”电影上映前夕，《纽约时报》刊出了一篇专题，叫《已故作家提供全新刺激》（*Dead Novelist Provides New Thrills*），详细介绍陆德伦死后出版计划的全貌。除了每年一本挂名作品和新秀作家执笔的“神医特攻”，最受瞩目的当然还是由艾瑞克·范·勒斯贝德（Eric Van Lustbader）撰写的两部“伯恩”续集。

勒斯贝德本身也是著名的惊悚小说家，曾以充满神秘东方风味的“忍者”系列风靡无数读者，近年代表作则是融合科技和魔幻的史诗大系“珍珠战记”（*The Pearl*）。他和陆德伦皆是经纪人亨利·摩里逊（Henry Morrison）旗下的作家，很早便相识并结为莫逆。“谍影重重”电影在票房告捷之后，陆德伦的律师杰佛瑞·威纳（Jeffrey Weiner）找上勒斯贝德，提议由他来创

作新的杰森·伯恩小说。勒斯贝德当时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直到有天洗澡时灵光闪现，才决定接下重任。

他的第一部杰森·伯恩小说《伯恩的传承》(*The Bourne Legacy*)搭配电影“谍影重重2”在二〇〇四年出版，精装首印量就高达一百万册，虽然创下销售佳绩，但也招致死忠书迷的抗议。当初陆德伦没有想过要把杰森·伯恩写成系列，所以伯恩在小说中娶妻生子、年岁渐长。勒斯贝德取得其家属同意，让玛莉死去，子女也被送到加拿大亲戚家，伯恩从此变成邦德式的不老人物，将永远活跃在书页间而不受年龄限制。二〇〇七年六月，勒斯贝德又推出《伯恩的背叛》(*The Bourne Betrayal*)，横扫全美十大排行榜，再创系列新高。

更多影视改编计划

二〇〇〇年年底，陆德伦正式与经纪公司 ICM 签约，由他们统筹电影改编事宜。“谍影重重”的成功为他再掀事业高峰，除了筹拍续集、将“踏脚石计划”发展成电视影集，陆德伦还有二十多部作品，为好莱坞电影人提供了丰厚的改编素材。

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眼见马特·达蒙借“谍影重重”脱胎换骨，摇身变成动作一哥，也起而效尤，找来派拉蒙用四百万美金签下《夺命密稿》(*The Chancellor Manuscript*) 电影版权，交给新生代编剧好手麦可·赛兹曼 (Michael Seitzman) 改编。出版社更找来知名科幻作家，以小说主角彼得·钱赛勒为中心撰写续集，显然要比照“谍影重重”模式，开创新的电影/小说系列。

陆德伦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《终战条约》，也很快被身为书迷的黑人导演安东尼·福奎阿 (Antoine Fuqua) 和环球影业相中。福奎阿的大银幕处女作《震撼教育》一鸣惊人，跃升好莱坞一线新锐导演。他将如何诠释大师遗作，令人期待。

我与陆德伦的相遇

要谈陆德伦作品重新被引进中国，就不能不提他的海外版权经纪人丹

尼·巴罗 (Danny Baror)。这位犹太裔经纪人是美国版权界的顶尖高手，专精书籍的国际版权销售，尤其是推理、惊悚、奇幻、科幻、历史小说等类型。他舍弃传统文学经纪人在各国找代理的做法，直接与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出版社往来，建立起强大而有效的版权交易管道。

巴罗与陆德伦结缘甚早，因为他在出版界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在亨利·摩里逊的经纪公司当跑腿小弟，从收发邮件、处理合约，乃至看稿和财务他都做过。后来巴罗自行创业，专攻国际版权，也理所当然成为摩里逊的海外版权代理人。

陆德伦辞世后，巴罗用两百万美金的高价，从哈珀·柯林斯 (Harper Collins) 出版社手上买回他所有作品的英国版权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。

事实证明，巴罗的做法一点也没错。他把版权转卖给英国素以犯罪惊悚小说著称的欧瑞出版社，重新包装之后，用更锐利的现代风貌呈现，从二〇〇四年起密集推出，挟着“谍影重重2”电影上映的声势，果然掀起一波新世代的陆德伦热潮。

美国市场方面，巴罗和摩里逊也替陆德伦未来的作品找到了新东家，从原本的 St. Martins 出版社转到刚改名“中央车站” (Grand Central) 的华纳出版集团，由勒斯贝德执笔的《伯恩的背叛》就是新合约的第一本作品。

失忆复得，传奇再现

我想起初识杰森·伯恩的那个夏天：一样的台风来袭，一样是七夕之前，“谍影重重2”刚要上映，我在朋友推荐下买了原声带。本来我对马特·达蒙改行武生兴致缺缺，没想到台风夜电视台正好播出“谍影重重”，我看了惊为天人，过了几天就跟朋友跑去电影院看。

“谍影重重”电影的最后，坠海的伯恩在水中停滞许久之后，突然划动手脚。那个由静到动的过程，不仅呼应了首集电影的开头，也象征这个角色的生生不息。陆德伦作品在中文书市的卷土重来，像极了杰森·伯恩从失忆到找回自我的隐喻。而他日后更多的精彩冒险，现在才要开始。

楔子

车队正穿越轰炸过后的格洛兹尼大街，车臣反抗军首领卡里德·穆拉特坐在车阵中央，不动如山。这辆 BTR60BP 装甲运兵车，是俄军的标准装置，外观与城里的巡逻车一模一样。穆拉特的手下全副武装，挤在另外两辆车里——一辆在前、一辆在后。车队正前往九号医院，是穆拉特用来躲避俄军搜索的六七个藏身处之一。

穆拉特留着深色络腮胡，年约五十岁，虎背熊腰，目光如炬，看起来就是个十足的狂热分子。他很久以前就知道，只有铁腕政策才是最有效的统治方式。裘哈尔·都达耶夫强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却毫无成效时，穆拉特就在那里；为报复大屠杀的行动开始初期，他也在场，当时是奥萨马·本·拉登外援的车臣军阀，侵略了德格斯坦，并在莫斯科及伏尔加顿斯克发动一系列轰炸，夺走两百多条人命。正当矛头指向车臣恐怖分子之际，俄军便猛烈炮击格洛兹尼，整座城市几乎变成瓦砾。

这里的天空整片模糊，不断有烟尘及煤灰遮蔽，闪着刺眼的白炽光线，看起来像是会发出辐射。整座城市断垣残壁，四处可见油料起火的景象。

卡里德·穆拉特从染色车窗向外望，车队正经过一栋巨大笨重、少了屋顶的建筑，外观烧得只剩骨架，内部满是闪烁的火光。穆拉特哼了一声，转向第二指挥官哈森·阿瑟诺夫，对他说道：“格洛兹尼本来是我们深爱的家园，宽阔的林荫大道上，常有恋人漫步；枝叶繁密的广场中，也常见母亲推着婴儿车的踪影；大马戏团每晚都挤满观众，脸上全挂着愉悦的笑容。另外，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还会到这里朝圣，欣赏这些让格洛兹尼成为世界最美

城市的壮丽建筑。”

他难过地摇摇头，亲切地拍了拍另一个人的膝盖。“真主啊，哈森！”他喊，“你看看，那些俄国人摧毁了一切美好的事物！”

哈森·阿瑟诺夫点点头，他比穆拉特整整小十岁，是个精力充沛的人，曾经获得两项冬季运动的冠军，身形肩宽臀窄，天生的运动员体魄。穆拉特接下反抗军首领时，他就随侍在侧。现在换他指向窗外，让穆拉特看着车队右侧一栋烧得焦黑的建筑。“战争开始前，”他的语气严肃，“格洛兹尼是重要的石油炼制中心，我父亲就在那间石油研究院工作。可是现在，我们不但无法从油井获利，而且这些闪烁的火光，还污染了我们的空气跟水。”

接着，两人便沉默不语，静静看着窗外一栋栋遭轰击的建筑，街上了无生气，只有四处找寻腐烂食物的人或动物。几分钟后，两人同时转向对方，眼中都带着不忍见同胞受苦的悲伤。正当穆拉特要开口说话，外面突然传来子弹击中车辆的声音。他马上就知道，攻击他们车子的是轻型武器，火力还不足以强到穿透车辆的装甲。阿瑟诺夫保持警戒，伸出手拿无线电。

“我叫前后两辆车的卫兵开火回击。”

穆拉特摇头。“不必了，哈森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伪装成俄军，穿他们的军服，开他们的运兵车，不管攻击我们的是谁，对方都应该算是朋友而不是敌人。我们应该先确定一下，免得伤到了自己人。”

他从阿瑟诺夫手中拿过无线电，命令车队停下。

“戈契耶夫中尉，”他对无线电话说，“我要你组一支侦察小队，找出是谁对我们开火，但不要杀了他们。”

于是，戈契耶夫中尉带了一组人马从第一辆车出来，在装甲车队的掩护下散开。他跟着小队走到布满残破瓦砾的街上，肩膀因为酷寒而缩了起来。他用标准的手势信号，指挥小队分别从左右两边往对方开火的地点聚集。

他的手下受过精良训练，安静而迅速地在断垣残壁中找寻掩护并前进，每个人尽量压低身子，避免成为对方射击的目标。不过，从刚才到现在都没有枪声再传出。最后，他们全部一起移动，队形就像一把钳子，这种方式能先把敌人困住，再用强烈的交叉火网击溃对方。

哈森·阿瑟诺夫坐在车队中间，眼睛盯着戈契耶夫小队的集合处，看着他们等待不再传出的枪响。过了一会，远处的戈契耶夫中尉站起身，对着车队中央用手势来回画弧，表示整个区域已经安全。卡里德·穆拉特看见信号后，马上走过阿瑟诺夫身边，毫不迟疑下了运兵车，穿过酷寒的瓦砾堆朝小队走去。

“卡里德·穆拉特！”阿瑟诺夫担忧地喊着，一边跟着他跑过去。

穆拉特不为所动，走向一面倾颓的石墙，那里正是枪声的来源。他瞥见旁边堆着好几堆垃圾，其中有一具皮肤白如蜡般的尸体，衣服似乎很久前就被剥光了。就算距离还很远，腐烂化脓的味道依然直扑而来，刺鼻得令人无法忍受。阿瑟诺夫这时已跑到他身边，拿出了武器。

穆拉特走到了墙边，他的手下站在两侧，手里举着武器。冷风断断续续狂吹着，在废墟间发出呼啸的嗖嗖声。晦暗的铁灰色天空此时也变得更阴郁，开始下起雪来，一层薄灰尘覆着穆拉特的靴子，也让他的胡子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。

“戈契耶夫中尉，找到攻击我们的人了吗？”

“报告长官，我找到了。”

“真主一直带领着我，而现在他也引导我到这里来了。让我见见他们吧。”

“对方只有一个人。”戈契耶夫回答。

“一个人？”阿瑟诺夫大声说，“是谁？他知道我们是车臣人吗？”

“你们是车臣人？”一个细小的声音说。墙后随即出现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，原来是个还不到十岁的小男孩。他戴着一顶肮脏的羊毛帽，身上穿着几件薄薄的格子衬衫，外罩一件破烂的毛衣，裤子上满是补丁，脚上裂开的胶靴太大了，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拿来的。虽然是个孩子，但他的眼神却像成年人，看任何事物都带着谨慎与怀疑的态度。他站在一颗俄军的火箭炮未爆弹残骸旁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，显然这是他从街上找来准备换钱买食物的宝贝，有了这东西，他的家人就能免于挨饿。他左手拿着一把枪，右手从腕部以下都不在了。穆拉特马上别开眼神，但阿瑟诺夫还是盯着看。

“地雷炸的，”男孩以就事论事的口吻说，语气十分令人心疼，“都是那

些俄国人渣害的。”

“赞美真主！多么英勇的小战士！”穆拉特喊着，对男孩露出他令人目眩并能消除敌意的招牌笑容——正是这种笑容，让人们愿意支持他，就如铁屑被磁铁吸引般。“过来，过来吧，”他对男孩示意，一边举起两只手掌，“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是车臣人，就跟你一样。”

“如果你们跟我一样，”男孩说，“为什么你们要开俄军的装甲车？”

“要躲开俄军这只大野狼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对吧？”穆拉特看见男孩手上拿着一把格鲁扎手枪，接着眯了眯眼，发出笑声。“你拿着一把俄国特种部队的枪，非常勇敢，所以我一定要给你点奖励，对吧？”

穆拉特跪在男孩身边，问他的名字。男孩告诉他以后，他便说：“艾兹诺尔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卡里德·穆拉特，我的目标是摆脱俄国的枷锁，得到自由。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我绝不会对车臣同胞开枪的，”艾兹诺尔说，接着用断掉的那只手指着车队，“我还以为这是 zachistka 行动。”他指的是俄军寻找可疑叛乱分子、接着进行肃清的一项丑陋任务；在这项行动中，有超过两万的车臣人被杀，两千人就这么直接消失不见，另外还有无数人受伤、残废、遭受强暴等。“俄军杀了我爸爸，还有我几个叔叔。如果你们是俄军，我会把你们全杀光。”他的脸上突然露出愤怒与挫败的表情。

“我相信你会的。”穆拉特严肃地说，然后从口袋拿出几张钞票，男孩把枪塞进腰带，用完好的那只手接过去。穆拉特倾身过去，轻轻对他说话，语气像是要跟他密谋某件事，“你听好，我会告诉你哪里可以买到这把枪的弹药，这样下次 zachistka 行动时，就能派上用场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艾兹诺尔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卡里德·穆拉特小声讲了几个字，接着站起身，拨了拨男孩的头。“小战士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愿真主保佑你。”

穆拉特跟阿瑟诺夫看着小男孩一手夹着俄军火箭炮未爆弹，费力地爬回瓦砾堆中，接着他们便走回车上。阿瑟诺夫厌恶地哼了一声，用力甩上车门，隔绝了外面的世界——艾兹诺尔的世界。“你让一个孩子去送死，心里不会过意不去吗？”

穆拉特看着阿瑟诺夫。他胡子上的雪已经融化成小水滴，让他在阿瑟诺夫的眼中看起来就像礼拜仪式的伊玛目^①，而不是军队的指挥官。“这个孩子，他要吃饭，要穿衣服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他剩下的家人，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大人——我给了他希望，还有目标。总之，我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”

阿瑟诺夫的脸孔因为不满而显得严峻苍白，并露出悲哀的眼神。“俄军炮火会把他打成碎片的。”

“你真这么想吗，哈森？你认为艾兹诺尔很笨，或者粗心大意吗？”

“他不过是个孩子。”

“只要播了种子，就算在艰困的环境也能长出嫩芽。事实就是如此，哈森。人的信念与勇气会滋长并散播开来，很快地，会从一个人传到十个人，二十个人，一百个人，一千个人！”

“但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受苦，他们被谋杀、强暴、殴打，不但挨饿受冻，还像畜生一样遭到囚禁。光靠你说的根本不够，卡里德。一点也不够！”

“你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缺乏耐心，哈森。”他握住对方的肩膀，“这个嘛，我也不用大惊小怪，对吧？”

阿瑟诺夫看见穆拉特怜悯的眼神后，便咬牙切齿别过头去。强风吹着雪花在街上打转，有如进入出神状态而不断旋转舞蹈的苦行僧。穆拉特见到自己的话似乎发生了效力，“要有信心，”他用平静且像是在进行圣礼般的口吻说，“要相信真主，还有那位勇敢的男孩。”

十分钟后，车队在九号医院前停下。阿瑟诺夫看了下手表。“快九点了。”他说。由于要接听一通极为重要的电话，所以他们两人坐在同一辆车上，否则这么做可是违反安全措施的。

穆拉特往前倾身按了一个钮，隔音装置便缓缓升起，将他们与前座的驾驶和四名侍卫隔绝开来。前座的人也都受过良好训练，眼睛直视着防弹挡

^① imam，指伊斯兰教的教长，亦可当成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，常作大写。——译者注，以下同。

风玻璃外的前方。

“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，卡里德，告诉我你有什么异议吧。”

穆拉特扬起粗厚的眉毛，表示他听不懂，尽管阿瑟诺夫看得出来他是假装的。“异议？”

“难道你不想得到属于我们的东西吗？卡里德，真主赐予我们的东西？”

“你太激动了，朋友，我太了解你了。我们已经并肩作战多少次——一起杀敌，也救过彼此的性命，是吧？你听好，我愿意为同胞流血。看着他们受苦，我也感到无比愤怒，这点你应该比任何人更清楚。但历史告诫我们，要提防欲望最大的人。我们的提议结果——”

“是我们的计划！”

“对，计划，”卡里德说，“我们要考虑结果会如何。”

“小心谨慎，”阿瑟诺夫不高兴地说，“又是小心谨慎。”

“朋友啊。”卡里德·穆拉特一边笑，一边握住对方的肩膀，“我可不想出什么差错。粗心的敌人是最容易击败的，你一定要有耐心。”

“耐心！”阿瑟诺夫啐了一声，“你没跟刚才那个男孩说要有耐心。你只是给他钱，告诉他去哪里买弹药。你让他去跟俄军对抗。我们每拖延一天，就可能有几千个像他一样的男孩被杀掉。我们在这里作的决定，可是会决定车臣的未来。”

穆拉特用大拇指压在眼皮上绕圈。“还有其他办法，哈森。总会有其他办法的。也许我们应该考虑——”

“已经没有时间了。通告已经发布，日期也确定了。导师是对的。”

“对，导师。”卡里德·穆拉特摇摇头，“又是导师。”

就在此时，车内的电话响起。卡里德·穆拉特看了看他信任的伙伴，接着平静地按下通话钮。“是的，导师，”他用恭顺的语气说，“哈森跟我都在这，我们正等你下指示。”

在车队停驻处的上方，有个人蹲伏在一栋大楼屋顶，手肘放在护墙上。护墙上摆着一把芬兰制的萨科 TRG41 手动式狙击枪，是他自己改造过的。由铝及聚氨酯制成的枪托大幅减轻了枪的重量，而且一样精准致命。他穿着

有保护色的俄国军服，与他亚洲人的面孔还算搭配。在军服外，他佩戴了一组轻型的克维拉^①吊带，上头挂着一个金属环。他右手握着一个烟盒大小的金属黑盒，上头有两个按钮，显然是某种无线装置。他很平静，浑身散发慑人的气息，仿佛他能利用、操控沉默，并把它当成一种武器。

他的黑眼珠看着整个情景，街道跟眼前的建筑全都不过是舞台搭景。他计算着从车上出来的士兵人数，总共有十八人：三辆车的驾驶全在车上，而中间的车辆里至少有四名侍卫，两名首领也在里头。

等到叛军士兵走进医院确认安全，他按下了黑盒上方的钮，C4 塑胶炸药随即引爆，炸垮了医院入口。爆炸的强大力度震动着整条街，车子也因此摇晃。在爆炸中直接受到冲击的叛军要不直接炸成了碎片，要不就是让倒塌的碎石瓦砾给压垮，但他知道至少还有几个人已经走到医院深处，并未受到太大波及，他的计划中已经料到这点了。

第一次爆炸的声响还在回荡，尘土还在空中飞舞时，他看了看手中的装置，又按下黑盒下方的钮。在车队前后的街道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爆炸，把坑洞满布的碎石路炸得更不成样子。

正当两次爆炸下的生还者跌跌撞撞准备起身，这名刺客拿起了狙击枪，动作有条不紊，从容不迫。枪里已装入特制的非碎裂子弹，为了适合枪管大小，子弹口径也是最小的。透过红外线狙击镜，他看见三名只受了轻伤的叛军准备离开医院，他们跑向中间那辆车，一边大喊要里面的人出来，以免下一次爆炸把这辆车炸烂。他看着他们打开右手边的车门，让哈森·阿瑟诺夫和一名侍卫先出来。这么一来，车上就只有一名驾驶，三名侍卫，以及卡里德·穆拉特。阿瑟诺夫转了个身，他便把狙击镜对准头部，看见阿瑟诺夫灰头土脸的表情，接着他便熟练地移动枪管，对准阿瑟诺夫的大腿。他扣下扳机，阿瑟诺夫马上抓着左腿，边大叫边倒了下去。一名卫兵跑向阿瑟诺夫，把他拉到隐蔽处。剩下的两名卫兵确定了子弹发射的位置，马上跑过街进了刺客所在的大楼。

^① Kevlar，美国杜邦公司发明的一种高性能纤维的商标，此种材质具高韧性，质量又轻，可用于防弹衣、安全带、工业建筑增强材料等众多方面。

此时，医院侧门出口跑出三名叛军。刺客丢掉狙击枪，看到载着卡里德·穆拉特的车子开始倒车。他听到下方及后方有叛军跑上楼梯的声音，却还是不疾不徐地在靴子底装上钛与金刚砂制成的鞋钉。接着，他拿起十字弓，发射了一条绳子到中间装甲车的后方，然后在护墙上绑紧绳子，确认已经牢固。叛军的喊叫声从后面传来，他们已经到他正下方的楼层了。

车子的前方面对着他，驾驶正试着把车子开出大块混凝土及花岗岩的碎片中。刺客看见两片闪着微光的挡风玻璃——这是俄军还没克服的问题：由于防弹玻璃太重，所以挡风玻璃必须分成两片安装。这辆运兵车的弱点，就是两片玻璃中间的金属条。

他用吊带上的金属环扣住绳子，此时后方的叛军已经打开门，出现在离他一百英尺处。他们发现刺客后，便举起武器边跑边开枪，却突然被爆炸的火球吞没，原来刺客昨晚在这里安装了剩下的C4塑胶炸药。

他头也不回，试了试绳子，便从屋顶上跃下。他顺着绳子滑下，举起双脚，让鞋钉对着车子的驾驶。现在就看他滑下的速度与角度够不够，能让他击破两片防弹挡风玻璃中间的金属条。如果他稍微在绳子上卡一卡，那么金属条就可能撑得住撞击，而他的脚则可能断掉。

撞击的力道从他脚部传上来，震动着他的脊椎，鞋钉顺利撞倒了金属条，而挡风玻璃也因失去支撑而向内塌。他穿过挡风玻璃，进到车子内部，一块玻璃击中了驾驶员的颈部，差点就把整颗头给削掉了。刺客马上转向左侧，前座卫兵身上全是驾驶员的血，他正准备拿起手枪，但一发子弹都还没发射，就被刺客扭断了脖子。

坐在驾驶员后方的两名侍卫对他猛烈开火，但他拉起前座卫兵的身体挡下子弹，接着拿起卫兵身上的枪，一发一个，命中了两人的额头。

现在就只剩下卡里德·穆拉特了。这位车臣领袖脸上充满愤恨，用力踢开车门，呼叫自己的手下。刺客扑向穆拉特，使得他庞大的身躯摇摇晃晃；穆拉特突然猛力一咬，差点咬掉刺客的耳朵。刺客很沉着，不疾不徐，甚至还有点高兴，他抓住穆拉特的喉咙，盯着对方的眼睛，然后用大拇指戳进他喉头下方的环状软骨。穆拉特的喉咙里立刻充满鲜血，使他窒息，慢慢失去了力量。他的双手一阵狂挥猛拍，打在刺客的脸上和头上，但完全没有

作用。穆拉特快被自己的血给淹死了，他的肺鼓胀着，呼吸变得不顺畅，愈来愈困难，最后吐出鲜血，翻了白眼。

刺客丢开穆拉特松软的尸体，爬回前座，把驾驶员的尸体推出门外。在其他叛军能够反应之前，他已经打挡踩下油门。就像赛马刚出闸一样，车子猛向前冲，飞驰过地面的瓦砾与柏油碎石，接着突然消失不见，因为直接掉进了刚刚爆炸轰出的大洞里。

一开进地底，刺客随即换到高速挡，在只比车子大一点的下水道里加速前进；这种下水道是俄军特别加宽的，目的是为了偷袭叛军据点。金属挡泥板刮到混凝土墙面，迸出一大堆火花，不过现在他安全了。这项行动的结果跟他一开始的计划相同，而且过程完美无缺。

午夜过后，有毒的云雾逐渐散去，天空终于看得见月亮。空气中满是岩层烟尘，让月亮呈现淡红色，而月亮发出的微光，也不时被地面仍在燃烧的火光给遮蔽。

两个男人站在一座钢架桥上，桥下缓慢流动的水面，映照在战火中烧焦的断垣残壁。

“解决了，”第一个人说，“卡里德·穆拉特已经被杀掉，而且他的死状会造成极大震撼。”

“正合我意，可汗，”第二个人说，“我交付给你的任务都能完美达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他比刺客整整高了四英寸，肩膀平整宽阔，双腿很长。他的外表有一处缺陷，就在左半边的脸部和颈子，完全光滑无毛，显得很怪异。不过他有种天生的领袖魅力，是个不可小看的人物，不管在公众论坛，或者充斥暴力的黑街暗巷，显然他都能轻易掌握住大权。

可汗心里还在想着穆拉特临死前的眼神。这种眼神在每个人身上都不相同。可汗知道，人们的眼神中没有共通处，因为生活方式不同，所犯的罪恶也不一样，就如雪花的构造，完全不会重复。在穆拉特的眼神中，到底有什么？不是害怕。有惊讶，当然也有愤怒，不过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——毕生志业未竟的悲伤。这种临死前的眼神，永远无法透露出对方完整的心情，可汗心想。他想知道穆拉特的眼神中，有没有遭受背叛的讯息？穆拉特究竟知不知道，是谁要刺杀他？